

「全語言」(Whole Language) 教育觀點的探討

廖宏彬

雲林縣樟湖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

車小蘋

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幼教系夜間部學生

一、前言：

「全語言」(Whole Language)並不是一種語言教學法，它是對語言、學習、課程、教學四者，重新思考的教育哲學觀點（李連珠譯，民 87）。至於”Whole Language”，會譯成「全語言」，主要是要表達語言學習的統整、完整意涵。全語言強調語言的學習必定是全面的，不可畫分為內容或技巧的部分，同時對學習者而言必定是有意義的、功能性的語言，因此稱為「全語言」（宜崇慧，民 89：30）。魏明通（民 86：49）認為全語言對語言學習的看法，和「建構主義」所持觀點一樣，都視語言學習，是學習者所賦予的，認為語言要能達到學習與溝通的目的，必須要在自然情境中學習，才能將新的語言知識，統整進入原有認知結構之中。

而為了讓學生能儘量在自然情境中學習，全語言教師（具有全語言信念的教師稱之全語言教師），將充分利用商店招牌、廣告單、包裝紙....所顯示的文字做為教材；除此之外，全語言教師也極力佈置充滿讀寫、語言的環境，如：在教室裡可設置圖書區，蒐集各類型雜誌、報紙、圖書，讓學生在充滿讀寫文化刺激的語言環境下接受薰陶（戈德曼講述，黃千惠譯，民 85：52），這樣做無非是要讓一個全語言教師，布置一個足供學生去發現問題、研究探索、閱讀、討論、分享讀書心得...等學習活動的教室環境。而在教學過程中，教師鼓勵學生在已有的經驗基礎上，進行加深加廣的學習，同時一個稱職的全語言教師，也將會在學生進行各項學習活動時，冷靜觀察、分析、做記錄，以便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與知識經驗，未來再設計出更有效的教學計畫（What is Whole Language ? ，2001）。

不過，全語言教育信念，不限應用於語言科教學，同時也不能和制式的教學方法或活動畫為等號，事實上，它包含整個課程的學習，與教育的方式。其教育信念其實和「人文主義」、「進步主義」、「建構主義」所持的觀點接近，都



同時重視開放的教育觀，學習者主動的學習興趣，與「從做中學」的學習經驗（黃繼仁，民 86）。最重要的是，全語言主張「全語言教師」能根據全語言教學信念、教學熱誠，逐漸發展出符合全語言教學精神的自然情境課程。

二、「全語言」觀點的主要影響：

全語言理論的發展，主要是和「心理語言學」(psycholinguistic)、「社會語言學」(sociolinguistic) 與「讀寫萌發」(emergent literacy) 等研究的新發現有關（李連珠譯，民 87）。其理論創立之後，便以全語言教育觀點的姿態，廣泛影響了教育改革。

「全語言」觀點影響最大的，是對語言學習過程的重新思考；其次，「全語言」觀點，也對主題統整課程的理念啟發，產生了極大的貢獻，並影響了幼稚園與小學的課程模式（陳麗如，民 89）。

首先，就全語言教育觀點對語言學習的影響來說，「全語言之父」--戈德曼從心理語言學來看閱讀的歷程，他指出閱讀本身並非一字接一字的解碼過程，而是一種心理語言的猜測遊戲(從字形、字音、語法及語意等線索，來建構文章的意義)；戈德曼從社會語言學來看語言溝通的歷程，他說如果我們不能理解語言使用者的社會溝通意圖，我們就無法了解語言的意涵；戈德曼也從讀寫萌發的觀念來看文字理解的歷程，他認為兒童本來就已經置身於文字的世界中，當他們意識到文字與意義間的關係時，他們的讀寫基礎就早已奠下。如：他們在家裡、在商店、百貨公司、速食店裡，都不斷使他們意識到文字是環境中一種功能性的事物（薛曉華譯，民 86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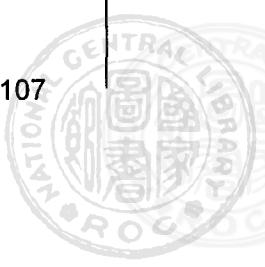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全語言教育觀點對課程設計與實施，也產生了革命性的啟發。這主要是因為就「全語言」的觀點來說，語言學習和課程二者間是不能加以割裂的。戈德曼認為，不管是學習語言，或學習科學、藝術…等知識，都可以同時且完整的去學習。

例如以教植物來說，兒童將閱讀有關植物的書，摸植物、種植物、談植物，寫植物（張水金，民 85）。學生在真實且自然的學習情境裡，藉著「談植物」、「寫植物」可學習到語言工具的運用與理解，藉著「種植物」、「觀察植物」則可學習到科學知識。

三、與現行教育改革理念契合之處：

「全語言的『全』，全在哪裡？」這本書，素被稱為全語言的聖經，是瞭解全語言最重要的指引（李連珠譯，民 87：7）。該書反覆強調全語言並不是什麼教學技術，而是一種教育哲學觀。而全語言觀點其實和台灣近幾年來的許多教育改革理念，也都不謀而合。諸如：

- (一)全語言教師希望和家長共同建立起一個良好的「教育夥伴」關係，讓家長瞭解教學的狀況，並邀請他們協助 (p.137)；
- (二)全語言教師希望能擺脫班級「能力分組」窠臼，而改以混合分組方式，找出每一個學生的長處，激勵大家以分享的方式進行合作。如此，閱讀能力差的學生，若能意識到自己對團體活動也有貢獻時，便會振作起來



(p.129) :

(三)全語言教師強調藉多元評量來評估學生的學習狀況，希望學生能在自然情境中活用知識，而不希望學生只於課堂或考試時，能有好的表現。而為了評量教師自己的教學效果，及觀察兒童的學習效果，全語言教師會運用觀察記錄、一對一會談、討論學生閱讀與書寫的內容、或以學生的學習檔案夾（如台灣現在推行的卷宗評量）等多元評量的技巧來實施（ p.78 ）：

(四)全語言的課程觀，主張學習歷程應該是統整的。全語言認為，如果語言在最完整而自然的情境中，最容易學會的話，那麼，「統整」就是語言發展和透過語言學習的最重要原則。基於此一觀點，全語言教師便常以主題架構，來統整課程活動（其主題可以是人文、科學、藝術的或結合數種為一單元）（ p.58 ），其理念和現行的九年一貫課程統整理念實為一致。

四、對「全語言」的批判：

「全語言的『全』，全在哪裡？」一書中許多觀點，其實正好切中台灣當前面臨到的教育問題，其中言論也不乏有提供吾人深思的高明見解。

但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書中所言也不盡然完全符合真實，或能完全符合應用。舉如研究者對其中探討「學習失敗」問題便不能完全苟同：

書中第 100 頁說道：「全語言的觀點，認為學生在學校不能成功的學會閱讀與寫作，一定是課程出了問題。需要矯正的是課程，不是學生。」

研究者對於這樣的說法，認為其太過武斷了。因為學生的學習失敗，原因是相當複雜的，除了可能是課程本身有問題外，學生的學習過程與師資良窳當然也不能忽視。

除此之外，全語言套用在教學歷程中，也有其應用上的限制。雖然全語言的觀念雖很新穎，教學也力求生活化，並且符合自然情境，例如全語言教師認為：

生活中廣告單、包裝紙、招牌...上的文字，都可以做為全語言教學的材料。甚至主張全語言應拋棄教科書、習作本等特定教學材料，選擇能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議題為主（ p.83 ）。

如上所述，雖然全語言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很生活化，但不可否認的，全語言的課程與教學計畫，總是缺乏完整結構。就如 1980 年代率先實施全語言教學法的美國加州，也因為學童閱讀、寫作成績不佳，就遭受到美國教育官員的批評（張水金，民 85 ）。

學生的學習應是全面的，有效的教學，應該能提升學生整體能力才是，特別是對閱讀、寫作能力等基本能力的提升；而且 1980 年代以來「全語言運動」的最初訴求，即是企圖要提升學生的閱讀與書寫、寫作（ writing ）能力，若實施全語言教學後，連此一基本能力的水準竟都下降了（假設無閱讀、寫作測驗效度上的疏失），這是不是顯露出全語言教學事實上有其理論與實際的落差存在？



另外，全語言雖也強調教師與學生應共同來計畫課程組織，讓全語言教師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權，希望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，能夠有更多機會依循自己的性向，選擇想做的想讀的與想寫的（戈德曼講述，林叔淑美整理，民 85：52）。不過，若遇到教師缺乏溝通協商、引導教學的能力時，或者學生知識背景不足、缺乏學習主見，並且太過順服教師權威時，全語言的課程組織規劃與教學材料選擇，便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；而且對於畏懼困難、逃避失敗的學生來說，只挑選容易學習的課程，是否也會讓這類學生得到「知識偏食症」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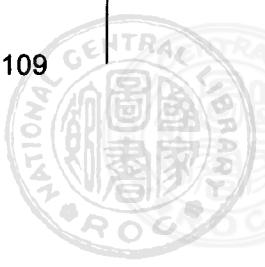
五、結語：

值得吾人欽佩的是戈德曼能在數年前就能以其睿智的判斷，分析出大規模測驗存在的弊病，他提出多元評量的觀點，如實作評量、真實性評量、卷宗評量、團體討論、實驗觀察、角色扮演....等，來發揮評量的功能。他認為許多標準化測驗動輒發費了數百萬元，設計出許多抽離自然情境的紙上問題，令學生於測驗成績上能呈現出統計上的高低分布，這樣做除了能鑑別出學生紙筆測驗成就高低外，對教師與學生自我的學習成長評量，幫助並不是很大。對於這樣的看來，不管是否過份主觀偏頗，但實可提供機會，讓吾人深思升學主要配套措施--基本學力測驗制度的背後哲學意義。

另外，台灣現今正逢九年一貫課程統整政策如火如荼推行的時候，「全語言課程方案」(whole language programs) 中，將兒童文學與和實際生活素材，以主題統整學習活動(如統整語文科目和其他科目，如科學)，統整起來，讓兒童浸淫於真實而生動的語文事件裡，置身於大量而充分的讀寫活動中，來形塑完整學習經驗的做法（黃繼仁，民 86），是可以讓語言的界線在自然應用的整體情境中，逐漸模糊，並達到幫助兒童適應多元語言文化社會的教育目的。同時，這做法也有助於教師調和國語、英語、母語三種語文科目教學的衝突，或做為語言課程改革的其中一種良方。

參考文獻

- 戈德曼 (Ken Goodman) 講述，林叔淑美整理(民 85)。國際全語言教育學者專訪。
研習資訊 13(2), 51-53。
- 戈德曼講述，黃千惠譯(民 85)。全語言教室實務。研習資訊 13(2), 54-59。
- 李連珠譯 (Ken Goodman 原著)(民 87)。全語言的「全」，全在哪裡？台北市：信
誼。
- 宜崇慧 (民 89)。學前聽障及聽常兒童讀寫發展能力與口語發展能力之探究。台灣
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(未出版)。
- 陳麗如(民 89)。幼稚園與小學一年級注音符號學習銜接問題研究。屏東師院國民教
育研究所之碩士論文。
- 張水金摘譯 (民 85)。加州率先恢復拼音教學。紐約時報。民 85 年 5 月 22 日，取
自：<http://www.tw.org/wave/me24.txt/>
- 黃繼仁(民 86)。美國小學全語言教學之研究。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，未
出版。



薛曉華譯 (Raines & Canady 原著) (民 86)。全語言幼稚園...教室之理論與實務。

台北市：光佑。

魏明通 (民 86)。科學教育。台北市：五南。

What is Whole Language? (2001,n.d.)。Nicole's File. Retrieved November 2.,2001,from the World Wide Web : <http://s16.ntptc.edu.tw/cee/students/8846003/front2.htm>

引導學生『妙觀察』，教育會更好

楊永慶

在網路上有一篇文章，叫「我只看我所有的，不看我所沒有的」，我看
了很感動，特別摘要下來：

她就是黃美廉，一位自小就染患腦性麻痺的病人。腦性麻痺，奪去了
她肢體的平衡感，也奪走了她發聲講話的能力。從小，她就活在諸多肢體
不便及眾多異樣的眼光中，她的成長，實在充滿了血淚。

然而，她沒有讓這些外在的痛苦擊敗她內在奮鬥的精神，她昂然面對，
迎向一「力與美」，並且燦爛的「活出生命的色彩」。他的表現，得到太多
人的讚嘆，於是有人問他：「請問你怎麼看你自己？妳都沒有怨恨嗎？」

「我怎麼看自己？」美廉用粉筆在黑板上，重重的寫下這幾個字。她
寫字時用力極猛，有力透紙背的氣勢，寫完這個問題，她停下筆來，歪著
頭，回頭看著發問的同學，然後嫣然一笑，回過頭來，在黑板上龍飛鳳舞
的寫了起來：

- 一、我好可愛！
- 二、我的腿很長很美！
- 三、爸爸媽媽這麼愛我！
- 四、上帝這麼愛我！
- 五、我會畫畫！我會寫稿！
- 六、我有隻可愛的貓！
- 七、還有.....
- 八、.....」

忽然，教室內一片鴉雀無聲，沒有人敢講話。她回過頭來，定定的看
著大家，再回過頭去，在黑板上寫下了她的結論：

「我只看我所有的，不看我所沒有的。」

佛陀的教育，強調的就是這種『妙觀察智』。當一個學生，面對自己的
身體狀況，智能、成就等等能力時，能夠：「我只看我所有的，不看我所沒
有的。」不自怨自哀，不怕殘，不會自己障礙自己，能像本文的主角，在
言、行中，有正確的、積極的思考，也「超越」了一般人的思維，只看我
所有的，不看我所沒有的。並能以正確而積極的意志，來做決定，去廣結
善緣，這樣的思維，不是知識，已是智慧，更是「般若」的開發，教育才
有意義。

